

巧联句 出句

窗外闻啼鸟

剑 君

有一位爱鸟的邻居在我还没有入住前,就已在八楼顶层择一角落,盖了一个约6平方米大小的“鸟笼子”,并在里面圈养了十几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

这些鸟,真的是早睡早起。每天凌晨5时一过,它们就会准时“起床”,然后次第“叽叽喳喳”地叫上几十分钟。那异口同声的氛围,是轰轰烈烈的。

我睡的这间卧室与鸟们的“房子”,正好隔着一层楼的距离,所以,我每天都是它们最忠实的听众。它们的唧唧声好好听,彼此间像对山歌似的。

鸟们的这一闹腾,我就是再想睡也没法睡得下去了。于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边聚精会神地享受它们的歌唱,一边却在想,是谁吵醒了这些家伙?莫非是那个梦游的月亮,或者是早起的启明星?想了

好一阵子,最后我只得到一个答案,那就是它们与它们都脱不了干系。

有时候,我真想打开灯来倾听鸟们的唱歌,却又担心,这开关的响声,这忽然的一亮,会影响了它们唱歌的心情,也就只好忍着。在黑灯瞎火里,独自屏声静气地分享着鸟们的快乐。

大清早的,就从静寂的窗外,传来密密麻麻、鼓动着耳膜的鸟鸣声,这样不可多得的好事情,如果是在以前,只有在近郊的林子里,或乡村的田野中才能拥有。而眼前,我居住的是一个城市,是在一个“鸟笼子”旁边,这样“优厚的待遇、优美的环境”,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众多的鸟,集中在一起鸣叫,尽管影响了我与周围人的正常睡觉,但这种声音还是有别于我们平时听了就很烦躁的麻将声和小商小贩的叫卖声。鸟儿的叫声应该是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里,一种令人心驰神往

的躁动,一个不可忘却的情节。

我一直都以为,聆听鸟鸣,就等于在聆听鸟们朗诵诗歌,因为这样的诗歌来自于人与动物世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是人和大自然的融洽存在。这些绿色的鸣叫,尽管打破了我的一帘幽梦,打破了我日子里的某些宁静,但是,它填补了夜的空虚,让我回归到了大自然的意蕴里。

是的,这个秋天,每天一开始就能窗外闻啼鸟,是一种快乐享受。我能在黑夜与黎明的分界线上,感受到鸟们的温度及激情,除了会有更多的想象,还有就是在粗犷的生活面前,增添了一些温暖与柔情。

感受着鸟们从嗓子里发出的由衷声音,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躺在床上或沙发上,而是躺在树林深处,躺在大自然多彩多姿的怀里。

对这样充满音乐的黎明,我已然不能自己了!

人事如题,悲喜几何难解析

对句:

爱情似水,苦甜小数可循环	(邵阳 罗乐洋)
感情若卷,风流三角怎循环	(邵阳 珍子)
江山似画,丹青工笔好临摹	(邵阳 陈扬桂)
世情似局,穷通小数总循环	(隆回 伍玉求)
浮生似弈,输赢一点任循环	(隆回 欧阳日初)
天时运序,始终无限自循环	(岳阳 嘟嘟颜也)
众生参考,是非二次易求根	(郴州 欧建峰)
官员必考,乐忧理论不模糊	(广东 余仁杨)
命途若水,浮沉函数忒多元	(广东 岸柳天云)
职场非戏,输赢博弈勿零和	(山东 陈放)
民心若镜,贪贪两字最分明	(江西 李家孟)
仕途似轨,贪贪两线岂平行	(河北 邢伟川)
家庭论理,是非数学应模糊	(河北 洪荒)
党章似卷,贪贪数列不调和	(天津 傅绍智)
天钧若秤,盈亏系数总相关	(贵州 谭文庆)
爱情是尺,假真三角不平分	(联都 哈哈对对乐)

点评:人事,在这里指人间的事或人情事理,所以该词既可以作偏正结构,也可以作并列结构。这个上联堪称绝对,难度较大。因为“几何”“解析”二词意义双关,既有字面上的意义,又是数学术语,而且还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后一句又紧扣前一分句的“题”字。对句也要注意这两个词语的双关意义才能出彩。大多数的联友用了数学术语来对,且句意蕴涵颇深,尤以河北邢伟川先生的对句最妙。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有些数学术语比较偏,如模糊数学、相关系数、调和数列等都是数学术语。还有联友用“零和博弈”“工笔”“临摹”等非数学术语来对,说明思路开阔。另外,我还另选了一句没有破解双关意义的句子,因为立意不错。不过,对联是讲求对称美的,自然也包含这种机关的对称。在诗钟的对仗中,像这种上下彼此失衡的现象叫“跛脚钟”,对联对仗虽然宽些,但也是要尽量避免的。(邹宗德)

本期出句:田心见石思为砚(注:这是新邵县龙溪铺镇田心村的一则悬联,上辈流传系清朝乾隆年间田心村文霸所拟。刻在田心村牌楼柱子上,民国年间毁损,至今无人能对出下联。——李将坤)

对句请在 china-liandu.com.cn 联都网《邵阳晚报》巧联句专栏跟帖 截稿日期2018年9月7日。

浆被

唐 昉

喧嚣的蝉,把我从梦中吵醒时,妈妈已在灶旁忙着了。太阳从屋前的大山顶探出了头,对视阳光,刺眼。

“明伢子,挑担水回来”,妈妈又拿起一根碗口粗的柴塞进已是熊熊燃烧的灶膛时喊着,嗓门很大。我耸耸肩,从脚门后拿出竹扁担,看着米浆在大锅翻着滚,腾起浪。刚洗净的被卷缩在脚盆里,满满的。我想,难怪从昨天下午开始,妈妈先把米倒进脸盆里用水浸透,然后在晚上和爸爸将浸透了的米用自家的石磨磨成米浆。肯定就在张罗今天浆被的事。“今晚上,这被子又会像刀片样刮擦在我身上”,想起这,浑身针刺般难受。

可妈妈不这样想。农村人,整天做工辛

苦,出汗多,这米浆浆成的被,夏天既吸汗又通气,冬天盖在身上暖和。不浆的被汗水粘起,就像一块铁板,夏天不透气,冬天不暖和。最重要呢,浆过的被子再洗时,好洗,洗得干净,还可省得半块肥皂呢。

伸开双臂,双手抓住腾腾蒸汽的大铁锅两沿,噗的一声,妈妈将满锅的米浆倒进脚盆。双手迅速地揉搓着沾满米浆的被子,还不时地将烫红的手放在唇边轻呵一口气,脚盆里的被子又在妈妈的双手上翻飞。拌匀了浆,被子就晾晒在屋前的竹杠上。

几十年后的今天,时代进步了,我也参加工作住进了城里,家里条件好了,再也不会因为半块肥皂去浆洗被子了。爸爸走了,妈妈老了,可我的心却时不时地走进那山旮旯里,回忆起小时候妈妈浆被的温馨时光。

● 看图说话

希望点燃信心,让人坚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绝望更能催人进取:对背叛的愤恨,对生活的无奈,对贫穷的厌恶,鞭打着人的内心,催人崛起!穷则变,变则通。



老屋(外一首)

余达

老屋在梦里出现,已经不止一次了

梦里的老屋,依旧是木壁土墙
堂屋的大门开着,堆放着刚挖回来的红薯

红薯上还有未刮去的泥土
灶屋里光线很暗,父亲佝偻身子坐在灶堂的边上烤火

外廊上面,有父亲积攒下来修屋的干杉木

外廊边上,是母亲晾衣的竹竿
晾着上了米浆的蓝色印花被套

梦里的老屋似乎并不老
还是父母先后建的那个两座通堂、四合院的式样
土砖青瓦,连墙共廊

只是,这几年,哥已把老屋翻新成一座三层楼房
被重建后的老屋场,留下的只有我们几代人走过、坐过的小巷

依稀还有,隐约可见的脚印
和记忆里那些逝去的时光

横铺,我只在秋天里夜宿

对季节的更迭,应该是横铺有最直接的展现

横铺的秋天
不是山腰上一棵梧桐树
不是树下的一片树叶
横铺的秋天,完全浓缩在那些精致的梯田

和那些渐次金黄的稻田

我站在一个山头的高处
无须仰望,只要放眼
眼睛便会舒服,那是怎样的一幅山水画卷
一边是浓墨重彩,一边是淡妆留白
一边是层次分明,一边是凹凸绵延

夕阳下的田野,偶尔
有牧童的笛声随风而来
说不准还会顺带着袅袅炊烟
或者,等会还有纯净的明月
以及小草中萤火虫飞舞闪现

也只有在横铺,在这样一个山村
我才会想起那些已逝去的童年
才会想起我乡下的老屋,和那些关于山村的传说

也还会记起那个姑娘,记起那个春天
布谷鸟的歌声在清晨传得很远、很远